人民日報

（第六一九號）　今日一張兩版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津冀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邯鄲新華廣播電台　一月份播送的軍屬家信

本台接到的軍屬家信很多，因爲時間關係，只能按照接到信的先後次序，每天逐件播送，在一月份播送的有：

趙玉文、王有何、馮祖亭、江秀銀、韓學心、李越貴、樊天江、褚英忠、郝燮田、徐傑堂、劉滿三、成補狗、苗石來、樊福成、王銀元、王繁助、劉毓瑞、孟尚實、王樹南、弓樹義、陳書小、褚連林、袁吉興、馮王生、甄文增、陳振堂、葛熙來、段明英、范若、洪明貴、程文貴、張明德、王慶萬、齊景長、于一川、王連魁、王其風、郭海松、苗習武、連增田、胡貴山、王文保、劉俊堂、張海洲、楊得魁、賈支賢、張軍、李克良、張士誠、李敬良、陳順川、郭有德、郭海松、路生才、胡岐富、王宗禮、劉金科、紀文堂、王雙魁、劉虎令、李會林、賈如召、王費嵩、張麥洞、褚葉泰、王海芳、曹書生、李小芳、胡台狗、孟昭祿、孔喜年、衛華新、

其餘的信件當繼續播送，並再通知。本台接到的軍屬家信中，有很多沒有註明部隊番號的，因此沒有辦法播送到前方去，請各位軍屬再來信時，務必詳細註明收信人的部隊番號，以便播送。

通訊往來　第七號

最近到本報訴苦要求代筆的貧苦農民一天比一天多了。其中有沙河的，有武安的，我們都很歡迎。我們有同志專門和你們一塊研究，幫助你們一把力。據說有些人想來，可是不知道到那裏去找。這好解決，你問問郵政局就打聽的出來，到了武安郵政局也可以打問出來，再不然來個信我們通知你。

整頓組織發展人民經濟

中央局決定清理機關生產

全區清理委員會正式成立

【本報消息】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於一月二十日發出「關於清理機關生產的決定」，原文如下：

我區各級黨政軍民機關、部隊、團體、學校，爲克服財政困難，補助機關經費，進行的機關生產，幾年來，完成了一定任務。但在以後發展中，由於違反了親自動手生產財富原則，逐漸偏向商業，因而發生侵犯羣衆利益，投機取巧，擾亂金融，破壞政策等弊端，甚有包庇鬥爭對象，隱藏鬥爭果實，而少數人員亦因此貪污腐化。茲爲整頓組織，發展人民經濟，特作如下決定：

一、除親自動手，業餘生產，如開荒、紡織、打毛衣、縫紉、養猪、以及爲改善機關人員生活所開設之粉房、豆腐坊（但不准動用公糧、公款，不准僱工經營，其產物如有剩餘只准賣給合作社，不准直接向市場推銷）和按照合作社條例登記之機關職工生產消費合作社，或因工作需要，所設之供給工廠，經邊府批准，特許繼續經營外，其他一切機關生產，一律結束清理。

二、凡由邊區糧款供給的部門的機關生產，其公股資財及紅利，悉解邊府財政廳，作邊區財政收入。由地方糧款供給者，歸地方財政收入，交縣級以上政府。村糧款經營者，在整頓村財政中整頓之。屬於個人或借貸部份，經證明後，歸還個人或債權人，如係羣衆鬥爭果實，或佔種租種農民之土地，應無條件交還當地農會，分給農民。典買農民之土地房屋工具等，分別退還農民。公款投入私人商店工廠或合作社者，其資金及紅利均須抽回，依上列辦法處理。

三、機關生產如係工廠作坊及對地方有益的商店，可作價轉讓當地合作社或私人經營。紙烟工廠酒坊對地方有益之較大商店，則作價交工商部門接辦。交通運輸工具、牲畜、大宗棉、布、鹽、醫藥、電訊、印刷器材等，可交交通貿易部門購買。生金銀現款及有價證券，悉交同級財政部門，遞級轉解邊府財政廳，其中不便轉讓之資財，冷貨錢物，採取標價出售辦法，無法出售者，低價轉讓貿易部門處理。

四、凡決定結束的一切機關生產，統限於三十七年二月底停止經營辦理手續，五月底結束完畢，其所設分支店，應集中總店辦理，由清理委員會派員協同機關生產之主管人員登記全部資財，非經清委會允許，任何機關不得動用，更不得鑽空大吃大喝、貪污浪費或竊取財物，違者以貪污論。所有機關生產幹部，由清委會根據情況，隨時介紹同級黨委或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門，另行分配工作，但其主要負責人員，在清理期間，不得他調，以協助工作進行。僱用及雜務人員，由清委會會同原主管機關處理之。爲貫澈清理機關生產及各機關之財政，其三十六年度之機關節餘，須一律交公，其因彌補虧空，已動用機關生產資財，經清委會審查批准者，准予報銷，不准者必須追回。爲解決各級機關單位某些虧空及因取消機關生產可能發生的某些困難，於接收資財中，截留二成，由邊府財政廳、大軍區供給部及行署軍區統一掌握解決之。在清理期間，清委會協同工商貿易金融部門及合作社交易所等，負責調整物價，以防暴漲暴跌。爲提倡節約，獎勵儲蓄，防止個人生產之流弊，個人抽囘之資財，可由冀南銀行儲蓄，或投入工商貿易部門所設之商店。

五、爲澈底清理機關生產，決定清理工作，由各級，及各機關單位首長負責。中央局組織全區清理委員會負責領導檢查接收等事宜。部隊系統之機關生產，由大軍區政治部領導組織清理，並對全區清委會負責。各級地方黨政民學組織，各級清委會，其人員由同級黨委選任，受同級黨委領導，並對上級清委會負責。各級及各機關單位首長，除對同級清委會負責外，並對其直屬上級領導機關負責。各級清委會之職權，主要爲清理檢查接收保管拍賣及轉讓一切資財並監督同級財政部門上解，不能即時上解者，須隨時表報，並應經常報告清理情況及總結經驗。

【本報消息】爲澈底清理全區各機關部隊生產，中央局於一月三十日決定以戎伍勝、周文龍、王世英、張南生、平杰三、周玉成、林海等七同志組成全區清理委員會。在中央局領導下，負責全區清理工作的領導、檢查、接收等事宜，並決定戎伍勝、周文龍兩同志分任該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各區各直屬機關之清委會，除受同級黨委領導外，均須對該委員會負責。

統一互助分紅　貧僱吃了大虧

太行發現冬季生產中的形式主義

【太行消息】三專區和武鄉等縣不少村莊的冬季生產，因領導上未從僱貧的實際要求出發，滿足於主觀願望形式主義的一套做法，僱貧吃虧很大，都不滿意不起勁。綜合起來，有三種情形：頭一種是各種各樣的副業生產統一互助、統一分紅。平順三區青草凹的冬季生產，是土地合作社（去年農業生產時候的一種組織）裏的副業股統一領導（婦女不在內），三個月才算一次賬，按各家所入資金及勞力，勞八資二分紅。領導上對這種辦法，認爲很好，可是，僱貧史其枝却說：「運輸、油坊、燒炭、編造賺下的錢，都交到副業股，等三個月才能分紅，當下窮苦人就困難的不能過活呀！」該村當下就有十戶僱貧沒吃的；有的打算多去運輸却沒盤費（盤費都是自備），到信用社借吧，借一天有一天利；反過來，賺下的脚價可不能頂用。結果，只好叫有盤費的人去多運輸多分紅。僱貧們給這種舊辦法的評價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光叫人家有法戶喝吧！」壺關六區橋上村幹部，硬要實行運輸開店戰勤三大結合，主觀訂了按活計工統一分紅等一套辦法。實際上，副業生產複雜，生產門路和利潤都不一樣；就運輸來說，担的東西不同，賺錢多少，也不同，統一按工分紅，就有的吃了虧，有的估了便宜。僱貧李巧成走時担碗藥石，同來捎醋，每晌平均賺二百二十二元；中農李丙午，走時也担碗藥石，同來捎玉茭，每晌平均只賺九十四元；按晌統一分紅，平均每晌分一百四十九元，丙午每晌就多分巧成五十四元，巧成每晌少分七十三元，經過算賬分紅後，巧成運輸不積極了。另外，運輸隊每晌賺洋一百四十四元，在家開店每晌只賺洋四十四元，統一分紅，每晌平均分紅八十一元，運輸隊吃了大虧，也都幹的洩了氣。僱貧李何花自己開的一座店房，以前一天能賺一兩千，可是幹部強調變工結合，硬統一起來，現在何花就分不上那麼多錢，要求取消結合分紅。更糟的是有些村莊的幹部，也決定儘先讓貧僱搞熬碍等賺利大的生產，可是又實行和運輸等結合，統一分紅，又把僱貧多賺的錢分走了。這種哄傻子的做法，僱貧最不滿意。第二種是從互助生產紅利中抽獎勵金。潞城、壺關、黎城等縣不少村莊，硬抽十分之一（如壺關橋上）或百分之四（潞城上黃）的紅利，去獎勵積極份子，積極份子往往是互助組織的領導者，或與領導上接近的人，大都是中農以上階層，而所以沒吃、沒穿、沒本錢的僱貧，更不滿意這種做法。另外，長治四區橫河鎮鐵爐組，更爲了「鞏固」變工，決定抽出十分之一的紅利作不動基金，以備將來作不動基金；這只是適合富裕戶的口味，而貧僱身受的困難，不同意。他們很困難，「賺下錢補窟窿」，求馬上都作爲再生產的本錢，辦法不公道。和武鄉三區的婦女紡織，在互助中，一斤花，咱一天能紡半斤，人家一天才能紡二兩，咱多紡，人家少紡，還是一個工。不會織布的婦女變工，和會織布的人家規定織一斤布頂三天工；紡一斤花算一天工，織一定布（用兩天）就頂十四分工；紡婦換織一定布就斷工一個牛；這種情況很不合理，僱貧婦女要求改變這種作法。

「照顧貧僱」傷害中農

西柳泉的作法應該改變

【沙河消息】沙河四區西柳泉成立信用部時，號召羣衆集股。全村六十七戶，中農、上中農和被鬥戶共四十一戶，貧農二十六戶，中農以上的戶入股共二十八萬四千六百五十元。村幹部看了股金都是中農的，貧僱沒有錢集股，村長說：咱村有個鐵匠爐，還有合作社，今年後半年股金一元能分紅一元。鐵匠爐和合作社的股金共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元，咱們讓信用部股金與合作社股金集體分紅，中農、上中農的股金就佔三分之二，貧農佔三分之一，政府提出叫照顧貧僱，貧僱沒有股金，如何分紅利？村幹部經過研究，叫貧僱從信用部貸出款來，再入到信用部頂股金。貧僱貸款月利是二分，股金分紅每元能分紅一元。從十月份搞起來，到十二月兩月的時間就分紅。貧僱想這我就到信用部去貸款，再入股。貧僱說：有錢集股金了，也能分紅了。有貧僱十八戶，共貸款一十五萬四千元，都入了股金。（沙河支行元俊賢、張秀海）

村幹部想給貧僱謀些利益，這是一片好心，但是，從信用部給貧僱貸出錢，利息少，再去入股，紅利大，吃虧的是入股多的中農。中農吃虧，必然不滿意，對貧僱沒有好處。我們建議，還是設法從銀行或合作社貸上款，組織貧僱積極生產，才是正確解決問題的道路。——編者

農民呼聲

農民們：

我們闢這個「農民呼聲」欄，爲的是讓大家在這裏控訴地主的罪惡，揭發工作裏面的缺點，發揚那些咱們農民認爲好的、合適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改進工作的意見。凡是大家提出的機關、團體、個人，他們都要表示態度，該作檢討的作檢討，該按照大家意見辦事的要接受下來辦。有不對的地方可以作解釋，提出不同的意見。

大家會寫的，就自己寫。不會寫的，可以找報館的通訊員、記者和當地的幹部寫，要不就親自來報館跑一趟，再不行，寫個信給報館，打個招呼，我們就可以想辦法。

楊希和仗勢欺人

楊松齡替高家莊貧僱訴冤屈

編輯同志們：

我看了人民日報一月十六日登了武安政府包庇幹部的消息以後，我想起了我縣（磁縣）第十區高家莊的貧農高文祿的寃枉事，他被與政府及其他部門有聯繫的人仗着勢力來殘害。這個霸道人的人叫楊希和，是個老幹部，到過延安，當過磁縣九區區長，當過第十一區政委，現在職務不明。他殘害貧僱可舉幾個事來證明：

一、日本在時，他與當時的區長吳增祿一同抓了他村五、六個人，都是貧農，據說是漢奸，到底是不是，我不清楚，生把高海青活活地打死，共別人我忘了。

二、楊希和的四哥叫景至，大名子（字）我忘了，拿高全成的繩絡子（是一種農具），不知是因爲啥事，在一天黑夜，將在他村住戶的孟能子，拐到常家莊村東南一個井裏了，那年那月那日，問高全成即可徹底明白。

三、楊希和的兒子楊廷選與將村他的表親，（名子（字）我不知道），兩個人將高文祿捆住，用槍打了三四槍，未打死，拐到佐城村東井裏，被別人撈出，第二天高文祿未死，這個事情年月日問高文祿便知。

四、楊希和二嫂是寡婦，同時不很好（破鞋），與他村高全成結了婚，他不滿意，覺得丟了他的人，他就時常想搞高全成，楊希和趁着土地改革，以鬥爭地主爲名，就非鬥爭高全成與沒收他的全部財產不行，至今嚇的高全成不干（敢）在家住，逃到磁縣城府君廟街關傑房。

五、在去年春天，四、五個村鬥爭西彭廟，封建大地主榮家，這次鬥爭，高家莊分到的果實，好地與牲口，他個人大部獨吞了。

六、高文祿因爲是個貧農，又沒有什麼親朋友，更沒有什麼人當後台，就被楊希和掌握當了該村農會主任。因爲高家莊數了他楊家就沒有再比他們強了，當時在這個基點的坐村幹部是十區武委會段計罍同志，他了解了一下，就給農會主任談了幾次話，鼓起了鬥爭楊家的勇氣，並叫有軍營村農會聯合幫助，結果是把楊希和說住了，羣衆給他提出的問題他都答覆了，羣衆結果是拖了他老丈遠，這一下可惹出了大禍，區長王景生、政委韓九如，都給楊希和一氣，硬說這是特務搗鬼，把高文祿弄到了香山區公所，吊打了一頓，至今高文祿還被扣在磁縣司法科的禁閉室裏，現在死活我不清楚。

編輯同志：你可不知道，高文祿家裏只剩了老母，已有六十多歲，沒人招管，同時高文祿分了點果實，楊希和借口說高文祿當主任有貪污，都收拾了。高文祿母親跪到楊希和臉前，發（央）告不起，楊希和用巧言花語，哄起了這個女人。楊希和爲啥這樣的壞沒人幹（敢）說，是有這幾個事：一個是他到過延安，住過學校，別的人說不清他有多大權利，有多大勢力；二個是現在的副縣長吳台謙、區長王景生與韓政委、孫好會都給他有些私人拉攏，也可以說楊希和到這幾個人跟前吃得開；三個是他過去當過區長當收發，他總兒與他大兒都在外工作，也不知有多大勢力。總之，是怕說了這事，自己倒霉。詳細情形，我不能說出來，這只是我個人所了解的一些情形，要想弄清楊希和的高文祿案件，問高全成，問現在司法科的高家莊的貧農，才會一點一滴弄的清清楚楚。

我寫這個東西的出發點，就是爲受罪的貧農申冤告狀，叫領導上也知道有些人投共產黨的機關胡作亂爲。楊希和的成份是很不純的，以我個人的眼光看，他是地主成份（在他村說）。另外，我寫明我的成份與出身，我是個貧農出身，除了會受苦，就參加工作。我是磁縣軍農村人，楊三還是我的父親。我在邯鄲三區工作，現在是要南下，現在冀南三專署企之城南幹部第二隊，我叫楊松齡。我寫的地方，你們不清楚可來信，我所知道的一定告知。如果我調走了，可找我寫的人爲了解的對像（象）。我所寫的，我都負責，我可不是胡寫亂說，不然的話，你們到這裏實際調查了解。

楊松齡　寫一月廿三日

聽說平分就回來啦！

陝州解放時元朝流亡工人返鄉

【冀南消息】元朝黃莊黃景和，黑暗政府時候，他給地主打官司，那時是誰有錢誰有理，「胳膊扭不過大腿」，把幾畝壞地都化光了。他在家不能維持生活，民國二十三年逃到陝州鐵路上受苦，已經待了十三年。解放軍解放陝州後，前幾天他同來了，他對村裏羣衆們說：「蔣管區的老百姓真苦，經常抓兵，比如買一個兵用五十萬款，到了前方給他連長四十萬，就叫回家。那些蔣軍的兵這樣說：『光去賣錢不管幹，光能當兵不管戰。』那邊吃一斤饃頭就得一萬六千元，餓死的難民很多。自從八路軍解放了陝州，縣長在城裏開會，他說：『現在咱們受窮的翻身啦！』把蔣軍丟下的洋麵、大米、衣裳都救濟了難民。縣長又說：城裏外省外縣的人很多，現在解放區都鬧平分土地哩！能分地分房，若願意回家，政府給路費。我領了半月的路費，來到家，我只說這一輩子不能回家，沒想到共產黨把我送回來，以後分了地分了房，可就好過啦！」

×　×　×

短論

徹底清理機關生產

中央局公佈了關於清理機關生產的決定，並成立全區清理委員會，負責領導各地清理工作。這是我區整頓後方機關全力支援前綫中一項重要的措施。

據初步統計：由邊區糧款供給的部門的機關生產，總數達六十萬萬元左右（屬於個人及借貸者在外）。這些機關生產，雖然對本單位的經費有所補助，但絕大部份係從事商業投機。因而侵犯羣衆利益，以至貪污腐化的現象相當普遍。某些單位因有機關生產的依靠（有資金達五萬萬以上者），隨便開支，鋪張浪費。而另一些單位，機關生產收入不大，困難則無法解決。現在所有機關生產的資金，全部收作邊區財政收入，再統一增發各項必須的經費，代替原來由機關生產補助的差額。這樣做，不僅余年邊區財政收支，可以節約，而且使各單位的待遇平衡，杜絕貪污浪費。機關生產佔了很大一批幹雜人員。如邊府全部人員才一百五十，而生產人員却有二百，磁縣縣政府不到五十人，而生產人員却有八十多，機關生產結束之後，這些人員都可以轉入其他部門工作了。支援前綫的財力、人力，得以大大增強！

邯鄲、長治兩市，全部工、商業中，機關生產在一半以上，陽城、晉城等地，更估了百分之七十。這樣，私人資本的發展，遭受了壓抑。中央局決定取消一切機關生產，且明確指出：「如係工廠作坊及對地方有益的商店，可作價轉讓當地合作社或私人經營」。這就使一般工商業家敢於放手經營，刺激私人資本的發展。

清理工作不僅是財經、生產部門的責任，全體同志都應充分認識其重大意義，一致起來關心革命財產，防止任何人鑽空貪污浪費、竊取財物的企圖！

縣區幹部包庇村幹

形成反人民小集團

補充團三戰士提出控訴

人民日報負責同志：

我們是冀南邱縣二區東里莊人。我們現在都在大軍區補充二團學習。我們是戰士。現在學習土地法大綱，了解到要叫貧僱徹底翻身，不再受地主富農幹部及壞幹部的壓迫，因此我們請報社把我們的意見登出來，糾正我們村的壞現象，使貧僱在土地上、政治上得到徹底翻身。

謝金清家是富農，家有七十餘畝地，房子廿四間，一頭牛，五口人。地都是好地。在災荒年曾有地一百餘畝，後來倒走三十餘畝。過的是地主生活。謝金清妻是婦女會主任，是個破鞋，和村長謝學林搞了十八年關係。她大兒子是富農，會主任，已給他們父當兒，使中農都害他們，他們的統制，[illegible]

向農會主任、學昌是工會主任，因分果實不公，村長提意見，結果叫民兵捆起來，打了一頓，撤了職，因自己說話不注意，好說村幹的怪話，農會、赤貧叫村幹部打了有十幾次，積極份子謝九金因反對貪污叫村幹部打了兩次，逼迫參軍，現已三年。

了村長，十餘年未換過。過去當過偽保長，八路軍一來就當了村長。在今年歸隊時包庇他小舅子，要求換過三次部隊沒有換了。又包庇謝學新在家（是逃亡戰士），不叫歸隊，在村是統制魔王。

爲什麼他們能耀武揚威呢？主要是有縣區幹部給他們撐腰，出主意。縣武委會張部長（文柱）給區幹部武委會郭主任（新民）到村後，村幹部就向（像）待老天爺一樣，給吃酒肉，同時把農會的三十畝好地，分給他們二人，叫村羣衆民兵給代耕了三年，張文柱的地已經代耕了二年，郭新民的地在自己種了，現在的地已代耕了八年，裝在自己腰包裏。

羣衆曾經要鬥婦會主任，又問村長，當主任，還是這個破鞋跑到張文柱家，寫了一封信，給羣衆威脅說：不准換，是該主任自任待人好。張文柱就給這樣把羣衆壓下去。村長哥哥是自衛隊長，強姦謝學禮女人，也是公開的。羣衆也不敢說話。又經常請這些村幹部們吃酒肉，羣衆也不敢說話。[illegible]

以上是我們的意見，請你們研究，對不對？如果不對，願受處分。請詳細調查。

大軍區補二團戰士謝金鎮、謝金聚、賈忠德　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報

東北冬季攻勢一個半月

殲匪五萬八千

克瀋陽外圍十餘重要城鎮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頃發表第二十二號作戰公報，公佈冬季攻勢以來一個半月（自十二月十五日至一月卅一日）之作戰簡要經過及戰果統計如下：我各野戰兵團自去年十二月冒零下三十餘度之奇寒，對敵展開大規模冬季攻勢，挺進敵巢瀋陽外圍作戰，我軍首以奇兵天降之突然奔襲，分兵包圍瀋陽外圍敵重要據點法庫、彰武、開原、新立屯、茨山。戰鬥首於法庫鐵嶺間打響，駐守鐵嶺以東之敵新六軍十四師及一六九師，一經接觸，即迅速縮回。其駐守鐵嶺之新二十二師，企圖增援法庫被圍之敵暫六十二師，但出動不過二十餘里，即又膽怯回縮，與其另兩個師靠攏，我於追擊中殲俘敵約一個團，同時並於法庫以南之大孤家子，消滅敵暫五十九師一個團，敵軍頓感慌亂，乃迅即將其駐長春之敵五十師暫五十三師，駐四平敵七十一軍八十七師、九十一師，駐錦州敵四十三師、五十四師，駐遼南敵一九五師先後於二十日左右調集瀋陽附近，圖鞏固其危巢瀋陽之安全，並與我進行決戰。我軍即以主力一部，於二十八日一舉攻克彰武，全殲敵七十九師，同時另一部則一度襲擊瀋陽、長春邊沿，並於瀋陽西北之萬金台殲敵二〇七師一個團。於北票以東殲逃敵暫十八師二千餘，取得冬季攻勢第一個戰役的勝利。敵軍遭此重大打擊，乃集中其一切可能集中的兵力，共二十餘師之衆，妄圖解法庫，與我在瀋陽、新民、法庫間，進行孤注一擲。其新三軍、新六軍主力由瀋陽以北向西北出動，其新五軍軍部則率一九五師四十三師由新民向東北出動，其七十一軍、新一軍主力，則在上述兩路之間，齊頭並進，穩步試探，謀合擊新民、法庫間之我軍，於是大規模會戰即告展開。敵左翼一路自一月二日起，以步砲陸空配合，猛犯新民東北之公主屯我軍陣地，三天未得寸進，反陷入我軍預設之嚴密網羅，而巨大規模之聚殲戰乃於五日十四時起，在我步砲密切配合下，猛烈進行，歷五十四小時激戰，至七日下午八時，我盡殲敵新五軍軍部及一九五師、四十三師於公主屯一帶。其應援之敵新三軍新六軍，則被阻截於公主屯以東二十里之處，其七十一軍新一軍則被阻擊於遼河東南，殲俘敵達四千餘名，又復在北鎮以南殲滅由溝幫子出犯之敵暫二十二師及一八四師等部千餘，第二次戰役乃告勝利結束。第三次戰役則於瀋西門戶主要鐵路聯接點之新立屯進行，敵軍迭遭慘敗，士氣大降，而陳、衛匪首也坐視其雜牌部隊之被殲，不派一兵一卒來援。我軍於二十五日掃清新立屯外圍後，該敵二十六師即不敢戀戰，於二十六日清晨四時，倉惶突圍逃竄，僅六小時戰鬥，即被全部殲滅於城內及冰雪覆蓋之四郊。同時溝幫子之敵一八四師，懾於新立屯守敵之被殲，也於二十七日黃昏西竄，我乃進駐此一重要鐵路聯接點，追殲逃敵一部，而勝利完成第三次戰役。在以上各項戰役間，我其他各主力部隊或則主動打擊敵人，或則掩護羣衆打擊吉、長、四平、法庫等四城出動搶糧之餓匪，在零星戰鬥中均獲得若干戰績。而冀東我軍在北寧路之破襲戰，阻敵增援東北，對東北戰場尤其起了直接配合的作用。

一個半月來的戰果初步統計（我各地方兵團及冀察熱遼區的戰績未計在內）：（一）殲敵總計五八五四八名，其中殲敵正規軍五零四九五名，內活捉三五七四一名，斃一四七五四名，殲敵地方軍七九七五名，內活捉六五四二名，斃傷一四三七名。敵正規軍整師被殲者有：新四十九軍七十九師、新五軍軍部及一九五師、四十三師等四個整師。敵將級軍官被俘者有：新五軍軍長陳林達、四十三師師長留光天、副師長程化鵬、師參謀長易希啟、一九五師師長謝代蒸、副師長闞資銘、師參謀長陳士杰、四十九軍七十九師副師長李福泰、二十六師師參謀長徐淦等九名。俘敵校級以上軍官共四十名。斃敵校級以上軍官三名，（名單從略）。（二）收復縣城十座，計：昌圖、開原、海城、彰武、北票、黑山、遼中、台安、北鎮、盤山及重要據點大石橋、大虎山、新立屯、溝幫子等多處。（三）繳獲：各種砲五三五門，計：重砲二門、野砲四門、山砲二十一門、戰防砲十門、步兵砲十門、機關砲一門、火箭砲二十三門、迫擊砲一二九門、六〇砲三三五門、擲彈筒一一九個、重機槍三一三挺、輕機槍一六七八挺、衛鋒式一九九一支、自動步槍一二九支、步馬槍一八四三六支、榴彈槍二三八支、短槍六三〇支、信號槍一十五支、各種子彈一〇五〇二八八一發、各種砲彈二三四四八發、手榴彈二一四二三顆、汽車六十八輛、大車五三九輛、電台三十六部、電話機四二二架、騾馬二四三二匹、及其他物資甚豐。

東北分社記者評冬季攻勢：

我軍冒嚴寒連續作戰

蔣匪不能戰不能守逃也無路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分社記者評東北解放軍一個半月的戰績稱：此次我軍冒零下三十餘度嚴寒的冬季作戰，是正當匪首陳誠在我軍秋季攻勢下，新遭慘敗，妄想獲得喘息之時，也是正當羅匪卓英正在胡吹什麼「固點」、「連綫」、「擴面」戰略之時。然而我軍既未如陳誠」所幻想的進入「冬眠狀態」，也未使羅卓英輩的特等牛皮，得到絲毫兌現。卻仍是不顧天寒地凍，奮勇殺敵，連續大規模作戰，直逼匪巢瀋陽的四周，主動的抓住屢戰屢敗的敵人，予以沉重的打擊。一個半月來的光輝戰績，我軍不僅三戰三捷，殲敵一個軍部四個整師及其他部隊共五萬八千餘衆（我地方兵團及冀察熱遼戰績尚未計算在內），收復縣城十座。尤其值得指出的幾點成就是：第一、由於我軍的三戰三捷，奪取了瀋陽的四周的十餘重要城鎮，就使得敵人的補給運輸綫——北寧、中長等鐵路，更爲支離破碎，敵軍危巢瀋陽、長春、吉林等大城市，也更陷於獨孤立。而我軍則東西兩大戰場的戰略聯系，更爲貫通，兵力更能高度集中、機動作戰，更加創造了全部殲滅東北蔣匪的有利條件。第二、由於此次三戰三捷中公主屯一役我軍一舉殲敵一個軍部兩個整師，並在阻擊戰中打垮敵軍十個師，這樣就更加暴露了敵軍既不能戰、又不能守，逃也無路的深刻矛盾。敵軍使用一切可能集中的兵力，進行垂死掙扎的嘗試，也終於被我粉碎，因此敵人今日對僅存的十來個據點，每一據點用一至三個師防守，還是感到很不保險。要再集中兵力罷，則危巢瀋陽的衛星據點盡失，更有遭到我集中的強大兵團圍攻的可能；要分散守備罷，則又害怕被我以大吃小，一一被殲，這就是陳、衛匪首無法解脫的深刻矛盾。反人民的罪惡集團，無法逃脫人民的最後懲罰，美國反動派也無法給他們以起死回生之術，這一趨勢是更加明顯而確定了。第三、我軍在冬季攻勢一個半月中，殲滅了秋季攻勢以後增援東北的四十九軍全部，這就會使得今後被派來東北戰場送死的蔣匪部隊，更加膽寒心戰、喪失其戰鬥勇氣。因此儘管所謂范漢傑兵團已開始增援東北，但我強大的東北解放軍，卻有着足夠的力量和信心，能夠來一個吃一個，來兩個吃一雙，這個新的增援兵團，其將步入四十九軍的後塵，爲形勢所必然。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今後我軍再接再厲，主動抓住敵人、迅速勇敢的加以包圍殲滅，繼續打更大的勝仗，也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溝幫子大凌河盤山幾仗

我共殲敵一千九百

【新華社東北前綫四日電】溝幫子、大凌河、盤山諸次戰鬥中，解放軍共殲敵一千九百餘名，計：我軍追殲溝幫子逃敵一八四師五五零團戰鬥中，斃傷敵一千八六名，俘八九四名。大凌河戰鬥，我斃傷敵一八四師五五二團（前號爲暫十八師五十二團）官兵一八二名、生俘四七一名。收復盤山戰鬥中，我斃傷偽匪十九名、生俘二一二名。三次戰鬥共繳獲山砲四門、迫擊砲十一門、六〇砲八門、重機槍十一挺、輕機槍二十九挺、衛鋒式四四支、長短槍一零二七支、子彈三十六萬九千餘發、砲彈四零七二發、地雷三十一箱、火車頭四十個。

【新華社東北三十一日電】瀋北公主屯戰役放下武器的蔣匪新五軍軍長陳林達、一九五師師長謝代蒸、副師長闞資鎬、四三師副師長程化龍等將校級軍官二十餘名，已於日前到達解放區後方某地。彼等生活安適，正開始進行學習。

晉南殲敵百餘

【新華社晉綏三日電】臨汾閻匪「洪洞保警隊」、「趙城突擊隊」三百餘人，上月十日曾竄出臨汾城北三十里之吳村一帶搶糧，遭我某部地方武裝包圍殲，除一部逃竄外，我共殲一百四十餘人，其中活捉敵支隊長張鳳岱、大隊長田昌賢及中隊長以下一百二十六人，斃傷敵二十九人，繳獲機槍五挺，長短槍八十五支，及其他軍用品一部。

東北蔣匪士氣更加低落

全連全排逃亡譁變

打仗一聽槍響成千成萬投降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分社記者頃評述東北蔣軍士氣稱：年來東北蔣軍在解放軍連續沉重的打擊與不殺不辱的俘虜政策影響下，不但軍事上早已陷於完全被動，而內部政治情緒也發生了新的顯著變化。首先表現在蔣軍內部成份的變化。部隊中老兵急劇減少，未受訓練，心懷不滿的新兵大量增加。一般部隊的新兵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甚至達百分之九十。這些完全是抓來的新兵，毫無戰鬥技術的訓練，思鄉厭戰的情緒十分濃厚，在新民放下武器的敵七十一軍士兵供稱：「我們部隊多是東北新兵，非常盼望解放軍進攻，以便乘機逃跑」。又據我繳獲敵方文件證明：蔣軍一般連隊幾乎每天都有三、五個逃亡，暫五十九師每月逃亡達七百至八百名。暫廿一師在兩年內戰中，共公開呈報的逃亡數字爲兩千餘名，實際數目當比這更大。有的部隊甚至全連全排逃亡，如一八四師五五二團一個連，一次到河邊洗衣，即全連譁變。敵軍官逃亡的亦多。據蔣匪東北行轅自己的不完全統計，自去年六月至十一月間，僅行轅直屬部隊之中下級軍官就逃了四百多人。最近吉林、長春、四平等地在我軍圍困下，敵軍失敗情緒高漲，大批逃亡者自動向我軍投誠。某部在法庫附近，十五天中收容了投誠官兵六十多名。吉林蔣軍最近向我軍投誠的有兩百多名，去年十二月中有兩班攜械向我投誠。今年一月份中有四個排集體來歸。蔣軍在戰鬥中潰逃的數字雖無法統計，但據俘虜供稱：每是槍聲一響，就有很多人換上便衣逃走。不及逃跑的，即成千成萬的迅速放下武器，如上月新立屯戰役蔣匪九千餘官兵稍一接觸，即有八千餘名就俘，斃傷與被俘是一與十之比，蔣軍內部要求退伍的也很普遍。蔣匪的沮喪情緒也表現在高級軍官之中，被解放軍團困的法庫敵暫六十二師師長劉梓皋在一次對部下的訓話中灰心喪氣的說：「工事修好了就是墳墓，法庫就是我們這個師的墳墓」。許多軍官恐懼戰爭，紛紛要求調到後方運輸勤雜等部門去，以求保身保命。要求不准的則消極怠職，生活頹廢，狂嫖濫賭較前更甚。我軍曾檢查被俘軍官的身體，發現患各種性病的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記者最後指出：東北蔣匪官兵已到了不是考慮而是最後選擇命運的時候了，或者趁早放下武器，或者替蔣賊賣命到底，自取滅亡。解放軍不惜任何機會爭取與忠告一切被迫爲蔣賊作戰的官兵，特別是中下級官兵，只要他能夠放下武器，站到人民方面來，我軍一律表示歡迎和優待。

祁縣二區民兵

殲閻匪廿三名

【祁縣消息】二區五聯莊、五合莊，兩村幹部民兵創造零比二十三模範戰績，我縣武委會通令嘉獎。本月十五日，閻軍四十五師及四十六師、配合駐祁三十七師，向我進行全縣大水漫，企圖進行殘酷的掠奪，並包圍我營兵，被我民兵發覺，奮勇突出包圍圈外，自動援助營兵脫險，阻止敵人進攻，掩護羣衆退卻，並打死傷敵連長以下二十三名，此輝煌戰果我無一傷亡。

蔣匪殘酷屠殺申新紗廠工人

上海工人英勇自衛

京滬學生憤怒抗議同濟血案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據各方消息：同濟大學學生的鮮血未乾，上海蔣匪又於二日製造另一更大規模的申新紗廠慘案。申新紗廠第九廠男女工人六千餘人（女工過半），爲爭取合理的生活待遇及要求年賞，罷工四日。二日下午，上海蔣匪出動全市大批憲兵、警察前往鎮壓，在蔣匪淞滬警備司令部劊子手宣鐵吾指揮之下，以坦克、裝甲車包圍該廠，用美式機關槍、步槍的激烈火力和刺刀向徒手男女工人進行殘酷屠殺，男女工人被打死打傷六十餘名，被捕三百餘名（美聯社）。其中女工二人被蔣匪警察踐踏慘死，另一女工則被蔣匪從三層樓摔下跌斃。蔣匪行兇時，曾激起徒手工人英勇自衛，以鐵片及石頭向蔣匪還擊。蔣匪對於申新紗廠工人的殘酷屠殺，已激起滬市及全中國各地人民及工人階級的憤怒。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上海訊：上海、南京學生以行動抗議蔣匪一手製造的同濟大學血案。上海各大中學學生，已經組成了許多同濟血案後援會，聲討蔣匪血腥罪行，及援救被捕同學。南京學生獲悉同濟血案後憤怒異常，一日南京學生三百餘乘車赴滬慰問並支持上海學生反壓迫行動。上海交通大學學生於一月三十日舉行的羣衆示威大會中，一致決定以抗議書送交上海蔣匪市府，書內譴責蔣匪「以近代史上所僅見的最野蠻的方法」，以刀、劍、棍棒、步槍和輕機關槍，毆刺同濟大學的徒手學生，阻止他們赴南京請願；並要求立即釋放被扣押的同學。據聖約翰大學宣稱：該校學生十一人，二十九日在歡送同濟大學學生赴南京請願時被捕。

上海棉商奮起自救

抗拒蔣匪管制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蔣區雜誌消息：滬市棉商爲自救計，已公開拒絕蔣匪「花紗布管理委員會」的限期登記存棉，不受該委員會的管制而逕自抛售存棉。本月七日滬市各棉商並集會招待新聞界，痛斥蔣匪國家壟斷資本壟斷全部棉花之野心。招待會主持者稱：花紗布管理新辦法是奪取棉商最後一點生存餘地，呼籲各界予以同情援助。到會各民營棉商情緒激憤，一致抗議蔣匪扼殺棉業之新統治辦法。又滬市棉紗業公會亦於同時集會抗議蔣匪當局對花紗布之全面管制。按：蔣匪當局爲了進一步完全壟斷蔣管區花紗布，已於上月二日正式成立「全國花紗布管理委員會」（按係由過去之「紡織事業調節委員會」改組而成），今後蔣區全部棉花和紗布的購買、運銷和經營的權利全操之於該會，所有華棉收購、外棉採辦以及配棉收紗等，均由該會統制。並限令蔣區各紡織廠於上月十日前將全部紗錠、布機和生產數量登記完畢。各民營紡織廠產品原來就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爲蔣匪當局強迫收購，困苦萬狀，自該委員會成立後，共營業自由更被剝奪一光，淪爲替四大家族「代紡代織」的犧牲者。

蔣匪打擊民營工商業

賤價「收購」工業成品

進一步壟斷蔣區生產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綜合各方消息：蔣政府近又頒佈實行一項經濟「新措施」，規定在銀行停止工商貸款期間，由四大家族的銀行局收購各工廠製成品及原料品。蔣匪四聯總處已訂定「上海國家（四大家族）行局代（蔣）政府收購成品臨時辦法」，並自上月三十日起蔣匪各銀行局已開始接受廠商申請「收購」案件辦理收購。平津方面也即將開始此項「收購」，且規定「收購」價格「依核准申請之日期前六日平均市價爲原則」。此事充分證明：蔣政府去年十一月以來實行之所謂「停止貸款以防投機囤積」，其真正目的只是打擊民營工商業，便於四大家族進一步壟斷蔣區生產，作更大投機牟利而已。蔣匪自實行停止貸款以來，民營工商業遭打擊，各廠商均因資金困難，被迫依賴高利貸款苛延殘喘，滬、平、津各地工業團體均會要求蔣匪當局立即恢復貸款，蔣政府不但置之不理，反藉此舊曆年關各廠商需款更急、面臨更嚴重危機之時，一面堅持其「舊曆正月十五日前決不考慮恢復貸款」之原則，一面又濫發紙幣大量賤價搜購囤積貨物，以便在物價更高時抛售，謀取厚利。而民營工業便在蔣匪「停貸」「收購」兩個步驟下，進一步陷入破產與被併吞的絕境。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青島民間工廠紛紛停閉。據最近赴南京向蔣匪請願之青島工商業代表團透露，該市工廠停閉原因爲：蔣匪官方壟斷燃料，致動力缺乏；限制外匯額，使其原料成本增高；更重要者，爲蔣匪不管各廠商如何虧折，尚勒收重稅。現青市工廠開工者不及百分之四十，其中若干且係半開工和處於時斷時續狀態。又據香港某雜誌載：青市迄在去年六月即有染織廠三十八家停業，七月份又有橡皮、五金及百貨業數十家相繼倒閉。擁有二萬工人的華商火柴廠亦幾乎全部歇業。當地蔣匪政府公報供認：在全市七十萬人口中，已有十萬工人失業，彼等只能以糠和菜樹皮充飢。

上海舞女職工反壓迫

搗毀蔣匪社會局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據上海消息：上海蔣匪當局上月三十日又演出武力鎮壓舞女及舞廳職工數千人（法新社稱：舞女四千、職工二千）請願的暴舉。因蔣匪上海當局勒令該市舞廳停業，而又不給舞女及職工解決正當生活出路，舞女職工等遂於是日在某舞廳開會後，奔赴蔣匪社會局請願，社會局不予置理，並由蔣匪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和蔣匪淞滬警察局長俞叔平親率大批軍警前來彈壓，對舞女實行殘酷毆擊，當場被毆受傷者數十人，另有七百餘人被捕。舞女等羣情激憤，會將蔣匪社會局搗毀。蔣匪事後又將上海舞廳同業公會和舞廳工人工會強力解散。被捕者中至今尚有百餘人仍被拘禁。

烟台人民橫遭蔣匪蹂躪

四五千人淪爲乞丐

【新華社華東三日電】青島蔣匪報紙透露；蔣匪蹂躪下，烟台市民已有四、五千人淪爲乞丐，沿街討飯。蔣匪修築城防工事，攤工攤料、每戶每月即被勒索蔣幣四十萬元。年前十二月間，蔣匪組織「自衛隊」，人民負擔經費達十餘億元；六個蔣匪區公所，每所除擁有職員外，多擁有區丁二三十人，薪餉均向市民攤派；此外，各種苛雜名目繁多，敲骨吮髓的榨取，已使市民普遍感到活不下去。賣兒鬻女、凍餓而死的事，不斷發生。與民主政府統治時代，市民過着溫飽、幸福生活，形成強烈對比。

波蘭的土地改革

史特朗作　李棣華譯

這篇文章摘自美國記者史特朗女士所寫的「我所見的新波蘭」一書，所說的是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事。

當時波蘭人民還正進行着抗德戰爭，波蘭東部已經被蘇軍解放，波蘭農民在波蘭工人黨（波共）與民族解放委員會領導下，分配了佔波蘭國土五分之一的土地。在這基礎上，他們打敗了德國法西斯匪軍，建立了新波蘭。正如譯者李棣華同志在譯本的卷頭語中所說的，「我們必須估計到近二年來波蘭土地改革運動的新發展。」由於土地改革的深入，廣大羣衆的覺醒，波蘭新民主政權就日益鞏固，使美英帝國主義者所扶植的殘餘的反動份子也滾出了波蘭。（「我所見的新波蘭」一書由李棣華同志譯出後已在華北新華書店出版，全書十餘萬言，這裏摘錄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編者

誰都知道改變封建的土地關係是必要的。在波蘭這種改變還有國際理由。過去二十五年間，封建土地權使得波蘭和蘇聯間的邊疆糾紛複雜化起來。在凡爾賽和約的談判中，英國寇松爵士所領導的委員會建議了根據人種學的邊界——這就是有名的「寇松綫」。在綫的東面，大部分的人口是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但封建地主卻是波蘭人。在一九二〇年，地主們發動了對蘇聯的戰爭，用武力攫取了凡爾賽委員會決定不屬於他們的地區。直到一九四四年，他們還仍在挑動着邊疆的論爭。所以，打垮地主們的封建勢力不僅是建設一個民主波蘭的首要步驟，也是建立一個與蘇聯和平共居的波蘭的首要步驟。

[illegible]族當然是比較少的，[illegible]這些地主士紳具備着同樣的封建性質，即使是比較[illegible]二十五英畝以上的農莊，都應當作大田莊來分配的。一個那樣大的農莊普通都是由[illegible]相傳的幾家佃[illegible]

「土地改革的目的，」當我一次抓住波特耳德作了十分鐘談話的時候，他說道：「是至少要給每個農家十二英畝的土地。……我們要他們有足夠養家的土地，還要在一塊，並且經過合作社和政府貸款得到機器和優良品種。地方合作社經營的作坊等要在鄉間提高整年不斷的工作。此外，生活的改善就得依賴於發展波蘭的工業了。」

分配土地的複雜工作

分配土地是在三位一體的領導下進行的：政府委派的縣土地特派員，村裏選舉的農民委員會，和自願從城市來協助促進工作的工人工作隊。

在一個十二月的清晨，我乘卡車往離盧布林（在波蘭東部，當時已被蘇聯紅軍解放，是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所在地。——編者）三十英里的波札姆茲大田莊去。……這裏的兩千英畝土地原來是屬於一個老頭子的，他在戰爭中死了，留下一個青年寡婦。她不在田莊上居住，也很少來看看的。她住在盧布林，那裏她有兩所公寓。這塊田莊的一半是森林，已經歸了公。下剩的一千英畝土地是由一向在田莊上作活的五十七個佃農和附近三個村裏的貧苦農民來分的。

在樓上一間屋子裏，一個九人小組聚集在一個桌子的周圍。三個村子每村選兩人，本莊上的佃農選兩人，其餘一人是主席，是縣土地特派員所委派的。這些人就組成土地分配委員會。

我見他們正在審查二百來個申請人的名單，每個申請人都要經過徹底討論的。委員會已經開了一個星期的會，好像還要一直繼續開下去。土地已經丈量過了，這樣的技術工作是比較容易的。最細膩的工作是決定那些農民應該得到土地。

一個老年人申請要土地。他從前有二十英畝，他都賣光了，拿地價喝了酒，現在他是沒有地的。他應該再得到土地嗎？當然不啦！可是他的無辜的迫切需要土地的家庭怎麼辦呢？參加了波蘭軍的最小的兒子又該怎樣辦呢？

有四個成年兒子的父親也要求分地。他自己只有一英畝；可是從前有過二十五英畝，都分給他的兒子們了。按習慣，兒子們結婚的時候，老漢必須分地給兒子們的。可是，現在三個兒子還住在老漢的家裏，共同種地的。他是真窮了嗎？

一個精幹的青年農民說他只有三英畝地，他的鄰家卻說他的媳婦帶了在附近縣裏的十二畝地作嫁奩。

「你們可以向她那裏的鎮公所調查一下。」陪我來的鎮長說。

「天哪！」主席大聲說，「我真得要個幫忙呢！」

手續好像很複雜，……雖然有這些個別的複雜情況，一個星期爭論的結果，已經按戶具體評定了等級。……

在波札姆茲，所有這一切複雜的工作，只是土地改革中一個小的步驟。在這以前，必須進行財產登記，並且至少也得初步丈量土地。以後，就得由縣與省土地局進行審查。在這整個的過程中，隨時召開各種農民會議，組織互助社和合作社去管理不能分配的財產，大倉庫，麵粉廠，和大田莊上的拖拉機。

農民到土地局去申訴

在盧布林一條街上的省土地局裏，我旁聽了他們對於大批申訴人的查詢處理。那裏極不拘形式，大家爭先恐後地來申訴。在一個鐘頭裏，秘書便處理了一個披着棕色頭巾[illegible]的婦人。對工作員鞠躬打招呼，說明她沒有被列到名單裏邊，因爲在舉行申請的時候，她恰巧到另一個村子看她妹妹去了。她是一個寡婦，她的兩個兒子在德國當了奴隸，她只有二英畝土地。結果，省土地局給了她一封信，讓村裏重新考慮她的問題。

一個很壯實人要求土地，被拒絕了，因爲他在城裏開汽車，想要點額外的財產。如果他是鄉村工人的話，他很可能要求到一份。這倒不一定像農民那樣多，或者是五英畝，夠他部分時間耕種的。

一個縣的土地特派員急急忙忙地跑進來，要求「明令」去處理一個田莊的管理人，他經常喝酒，在揮霍着田莊上的財產。「我們有個不吃酒的好便衣隊員可以接替他的工作。」

「但這是縣土地局的事情，爲什麼找我們來呢？」

「他們不承認我們的命令，所以我們只好找上級來了。」

省土地特派員沉吟着，在縣特派員的命令上連署了名字。……

（未完）